



启文 今夜我在兰州城

郭旗

启文，今夜我在兰州城。
启文，今夜我只有寂寞。
下雨的都市我两手空空，
伤心时亦无人来陪。
启文，今夜我在兰州城，
这是雨中一座冷漠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和居住的。
兰州，雨夜……
这是真实的告白，
这是内心里的诉说。
我将心扉敞开，
让心底的话流出。

致你（外一首）

市民族中学 冯尚玉

从瓜洲渺远的沙海
托来你心中的依恋
久违的心愿哟
人老珠黄的赧颜
知天命还有何希望
悠悠的情托回梦乡
似乎是当年的景致啊
如今又显得朦胧彷徨
千山万水阻隔的音讯
只凭借梦拥的凸现
倘能拢住你真正的情
一切又该成了希望
可是，音讯皆无的期盼啊
该如何向往？
相约梦里
倩靥的你
犹如当年般洒脱
静静地爬伏在
早已展开的床铺上
那是旖旎月光下
彻夜难眠的苦痛
躯体上的颤音啊

伴随了莫名的亢奋
几十年荏苒的光阴
摇摇晃晃的过去
你那个影
总难以谋遇
今夜不眠的梦里
又见到你那个姿容
那是蓄积胸怀的
那一阵揪心的苦痛
当年那恍惚的殷切
是懵懂不化的急迫
如今这敞亮的梦
似乎是心中的印辙
远远地托来悠扬的梦
戈壁的风穿不透墙体
曾经是梦里的心意
如今独坐成孤寂
倘若真能有
青春的记忆
你那悠然的情
掬挽到怀里

立秋以后

赵海勃

立秋以后，阳光一日少似一日。这样暮暮苍苍的天气，这样雾霭重重的人世，似老牛拉车，把日子辗转得悠长。

无可无不可地，在家读宋词，翻到一页是一页，其中有句：秋景有时飞独鸟，夕阳无事起寒烟。忽然叫人顿了一顿——虽然透出了心念如灰孤寂僻冷，也丝毫无损于秋天的饱满，仿佛所有的时光里都平铺了露水，连一向暖煦的夕阳均被松荫所遮起了寒意。

带着凉意，这时节，无论走到哪儿，都看见倚着手扶拖拉机卖大白菜的老人。满满一车大白菜被麻绳捆在一起，浅碧的叶，纯白的芯，刚从田里砍下似的，威风凛凛，叶子上有水珠闪亮。老人把一棵白菜斜竖于左手，右手一把短弯刀锋利无匹，唰唰唰，几下，一棵白菜迅即褪了皮，象牙白的身体裸露于风里淌着甜汁，再一棵一棵被码放。买白菜的人拎着塑料袋渐渐走远，地下白菜叶横陈……这是深秋健硕的一面，它来自四季深处，还将一直延伸下去。

除了白菜摊，我格外喜欢往炒板栗的摊前站。硕大的板栗于粗黑的沙砾中浮沉翻滚，甜香与糯香交迭，以及大铁锅被煤火久炆后生发出金属的味道，一齐飘荡在空气里为秋天颂歌，是巴赫的某支组曲，由管风琴领衔，大提琴小提琴钢琴大号小号携手并进，一直行到秋天尽头……秋天的尽头有什么呢？有清霜冷雨，有日暮柴扉前那一场场的大雪，以及一筐筐经霜的柿子。

所谓秋来霜染柿子红——柿子长到秋深，橙红欲滴，那种红是崭新的红，未曾涉世的红，透着稚子一样的单纯，鲜嫩到手指一触即破的程度。她们肉质淋漓鼓鼓胀胀，被摆在塑料框里，一层叠一层，就像一个日薄西山都还圆满的晚年——每回经过水果摊，不免多瞧几下，那真是好看呀。齐白石画过一筐柿子一棵白菜叫——《世世清白》，那幅画令人爱不释手，叫你看看了又看：白菜肥美，黑叶白杆。竹筐里六枚柿子，三红，三青，皆黑蒂。点睛处该是筐外那只红肚翠翅的蚂蚱，适合在《秋声赋》里跳舞，仿佛一个文眼伏笔如此。一身菜蔬气的齐木匠，让我一贯慨叹，他以人世间普通的花木果蔬鸟虾虫鱼入墨，便轻易贯通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坚篱壁垒。此岸而彼岸，来去自在，这得需要宽敞如秋空的襟怀吧。

秋天就是齐木匠的画，一幅幅地透着人世的惜怜温煦，总得让人联想到食物上去。对于糯米熟藕，我最贪念——将糯米填塞进藕孔，两头封起，放入非铁质的容器比如沙罐里，加水、冰糖、桂花、红枣慢慢炖煮。上周五在餐桌上吃到了这道菜，但不是早年吃到的味道。近些年，始终没遇到过在二十几岁吃到的那种口感沙糯的藕——格外感念起曾经待过的小镇。二十几年前，当值此季，大街小巷里，都有老人挎着小木桶的身影，一边走一边喊：熟藕哎！那一个“哎”字，音拉得漫漫缓缓，几近于蒙古长调，舒卷，流利，抒情了又抒情，也仿佛一声长叹，被芜杂人世里仅存的一脉温存接住，且暖且走了这么多年。等老人被主顾招呼而止步，她将小木桶自胳膊时间放下——木桶上方盖了一片白布——那片白布虽平常素拙，可我真是要好好写写它。不知被洗了多少遍的，鹤一样的白，白马一样的白，白成耀眼的白，兀兀穷年的白……从未见过那么白的布，洁净无暇，纤尘不染。于那片白布前，连时光都要愣住，轻轻退得远些。

早年的日子，还有藕粥，小镇唯一一条街道的菜场旁边那家最地道。粥用糯米，煮到一定的火候，混沌一片，用瓢舀起轻扬，黏稠稠地，可以拔出丝来。藕要另锅炖，是那种烧废旧木料的大灶，坐着一口高深无匹的沙吊子，藕焖在里面整整一夜。到了白天，灶下余柴噼噼叭叭，灶上香气四溢。午后坐到摊前，老人拿一柄特制的长钢叉从瓦罐深里刺出一节藕，铁锈红色，热气滚滚，放到砧板上，当

几下，藕被切成薄片，盛到碗里。再自粥锅里舀一瓢粥浇上，正好，满满一碗，最后搁粥面上两勺白沙糖。除了糯米留在舌上的甜糯之外，藕粒尚黏牙，复而滚烫地，一齐滑入胃囊，使得喝粥人坐在咯吱作响小竹椅上的身体及时熨贴下来，脊背也起了汗意，忽而走在萧瑟的风里，不免抖擞了精神。

卖藕粥的老人，个子小，脸庞圆滚滚，爱系一条白围腰，同样白得鲜明。后来，她不大出来主持粥摊了，全权交与儿子打理。他儿子略跛足，耳聋，口讷，黑黄的脸上流露出一副清浅的凄苦。秋风起时，我老远看见他，一个人刺藕切藕的忙碌样子分外孤单，心头有什么东西渐渐弥漫——就像开头读到“夕阳无事起寒烟”时的忽然怔忡。

早年的日子，那时工作闲适，常常居闲，嗜好长长的午觉，一觉醒来三四点，起床无事做，手插裤兜出去闲逛，走着走着便到了菜场，藕粥摊是绕不过去的。既然来了，还是喝一碗粥暖暖胃的好，每次都叮嘱：多放藕。从初秋孜孜不倦地喝到深冬，虽心境与环境一样枯寒索冷，但一颗胃始终暖暖的，不失为一种无以为求，同样充满了于前途黯淡中寻求慰藉的不可逆转的幻觉。

到我如今这个年纪，回首青春旧事，宛如一张褪了色的红纸，既薄脆，也不鲜明，还别有一份痛感。

一个生命充满痛感，远比安逸感，有益于灵魂，并非溺水而亡的彻底覆灭，而是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自拷。人应该向东晋时期嵇康那样活，一边打铁，一边不忘弹琴——打铁是肉身层面的需求，弹琴则负责灵魂层面的自给自足——即便一生中，痛感不离不弃如影随形。

这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生活是什么？生活既是低头切菜抬头收衣，也是日暮掩柴扉，春草来年绿。

青海湖

王保君

鱼逐鸟影镜中游，
水荡祥云碧岸幽。
古夜银河滴翠露，
今晨玉海映青丘。
常招地客湖边舞，
总引天仙岛上休。
细月如钩沉水底，
瑶池钓梦再无求。

忆昆仑

王保君

开天辟地造乾坤，
泄海升山创古今。
玉骨华集出圣祖，
泥胎土塑诞凡身。
何峰撞断撑天柱，
哪岳磨出定海针。
坝溃银河淹日月，
石封宇洞数昆仑。